



诗春秋:清醒的孤勇者

■阿锦

“我们不是对寒意无感,恰恰是因为看得太清。”

诗春秋的创立者何昕这样说。当寒意笼罩整个行业时,总有人选择逆流而上,诗春秋就是这样一只孤勇者——它诞生于2025年的行业寒冬中,一个最“不宜”创业的时节。

它却是一个清醒的孤勇者,因为它的创立,并非盲目与莽撞,而是带着一种冰冷的清醒和精确的计算考量。

清醒地破局

诗春秋入局的是商务消费这一细分市场。就当政策和舆论风向来看,诗春秋似乎是在冒险,但何昕却说,这是基于对市场需求和自身优势深度洞察之后的清醒决策。

这一战略定位的精准,在其精准地卡位了一个需求真实存在,但供给严重错位的市场空白点。在何昕看来,规范、合理的商务接待,关乎信任建立、沟通效率与协作深化,是社会治理与商业活动中不可或缺的润滑剂,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可以说,商务接待面临的挑战并非需求本身,而是如何以合规、得体且富有内涵的方式去满足它——近年来,各项规定对商务消费提出了更明确,以及更合规、合理的要求,而以前依赖高价名酒的接待模式,已难以适应如今的舆论环境。

诗春秋以此决策,在其对宏观政策环境有着极敏锐的把握,“商务活动需要体面,但有品质的接待,才是市场需要,必须从过去过的奢浪费、价格虚高转向价值认同和合规化消费”。

正是看准消费市场的趋势变化,诗春秋推出的核心产品“诗”精准锚定合规红线。其498元的价格策略不仅是市场突围,更是一种战略,将致力成为新时期合规、得体的政务商务消费的一种“解决方案”。

清醒地创造

“诗春秋”的名字,集合《诗经》与《春秋》两大儒家经典之名。四诗风雅颂,则其产品结构主要围绕《诗经》所展开,并延伸为“风、雅、颂、典”四个系列。

“风”贴近大众日常消费,“雅”主打轻量化的小酌产品,“颂”则是企业主级单品,典则为“典藏·小青山”,卡位礼品与收藏市场。

主力产品“颂”的单瓶定价为498元,地不是虚高之笔,而是对接待用酒“合规红线500元”的精准卡位,“既合规,符合标准要求,颜值、品质也在线”。

“颂”外观设计采用橙色包装,“说法是‘到成都,喝喜酒,做啥都成’,让成酒有一种诗意的表达,饭桌上也有个故事去说,去引发大家的共鸣”。

基于对消费者健康需求和社交需求的洞察,“颂”的酒体配底,更加厚实,甚至比至标高的8毫升还少1毫升,“如果消费者喝不动白葡,但举杯次数又要多,那整个饭局下来,用7毫升的杯子就能少喝二两。我们希望消费者能更多爱自己,也为了家人、喝少一点,喝好一点”。

“典藏·小青山”采用“笔架山”造型,原本寓意是“确定青山不放松”,却被其客户解读为“坐稳金山”或“后有靠山”等寓意,“有的认为像元宝山,有的认为像官帽山”。

“雅”作为精致小酌,在晚餐甚至做市场试水。在何昕看来,四川是白酒大省,泸州老窖和五粮液是享誉全国的龙头企业,产品早已跨越地域,“外地到四川旅游的游客,往往不只会到密窖或五粮液作为特产带回去,因为全国各地都能买到,一定会带走一瓶具有代表性的特色美酒”。

“颂”很精致,定位是“小酒里面的高端”,我们做了小酒尝试,在宽窄巷子卖98元一瓶,卖得很好。”之所以推出小酒产品,不是单纯地推出一款旅游纪念品,而是同样出于“喝少一点,喝好一点”的价值取向。

可以说,风、雅、颂、典将各种美好祝愿、巧妙地融入包装设计,融入诗中,使之在多种社交场合,都成为一种得体且富含积极语义的沟通媒介。

清醒的博弈

“颂”单瓶498元的价格,不仅精准切中合规红线,也试图以此挑战消费者对于千元名酒的价值认知。

用何昕的话说,是“对标六星(顶级名酒),半价平替,旧总赛马”。旧总赛马,是以己方最强之“上驯”,去精准打击市场中被高高溢价包裹的“中驯”,以“中驯”应战其“下驯”。

诗春秋最强的,显然是拥有庞大数量且品质优秀的基酒,并以此平替品牌溢价高的产品,以价值层面形成降维打击。

毕竟,诗春秋背后倚靠的“酒厂”,是川南最大基酒供应商之一——国宝天酿。消费者或许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但对行业来说,这是一个用优质基酒,成就别人辉煌的“无名英雄”。

任何文化故事与营销概念,在消费者的真实体验面前都是显得苍白无力。只有强大的基酒产能,才能,才能保证品质的优秀和稳定。

公开数据显示,国宝天酿拥有三个生产基地,年产优势纯粮原酒1.5万吨,储酒达10万吨。诗春秋在川南最大的基酒产能,确保诗春秋的产品内核,从一开始就站在一个极高的起点之上。

这,应该是诗春秋敢在当下逆流而上的最大底气所在。

一场以“呼气”为名的行业融合与无界竞争,正在上演。

战场转移

2025年的饮品江湖,传统界限正变得模糊。头部啤酒企业集中推出汽水产品,成为行业转型典型。

燕京啤酒于去年3月正式推出“信斯特汽水”,含微味、果味、荔枝味三款口味,标志着啤“啤酒+饮料”组合策略进入实质性阶段。该产品上市首月即进入超过5万家终端门店,在河北、河南、湖北等多个省份启动销售。

战美的核心是“渠道复用”。燕京啤酒生产中心总经理见方少甫曾向媒体解释,利用啤酒成熟的渠道,在火锅店、烧烤店等场景,采取“啤酒主销、汽水补充”的策略进行渗透。这套组合拳成效显著,2025年

尽管学界对尹吉甫生平尚有讨论,但在泸州的文脉记忆和民间叙事里,他的形象始终与这片土地紧密相连。泸州当地人,更将其视为泸州酒城的古圣先贤,又或其诗酒文化的重要精神源头。

诗春秋的名字,扣合《诗经》与《春秋》。《诗经》,华夏第一部诗歌总集,被儒家奉为经典,是“四书五经”之一。其作者大多难以考证,也有传说是由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辑。

比较明确的,是《诗经·大雅》收录的《丞民》(《高》《韩》《王》)。四篇皆被《诗经》注者毛亨、毛萁认为是“尹吉甫美宣王”。更确定的是,《丞民》末尾署名“丞甫作颂,穆如清风”,故尹吉甫有“中华诗祖”之称。

在白酒品牌陷入年份、窖池、工艺的同质化表达时,诗春秋凭借先天优势,自然而然将品牌与中华文明源头之一,《诗经》,与“中华诗祖”尹吉甫深度绑定。

“泸州”不仅是酒城,更应该是中华诗酒之“城”。在何昕看来,溯源《诗经》,奠定尹吉甫之名,不是对历史的浅层附会,而是将品牌根系深植于中华文化的沃土之中,以此赋予诗春秋独一無二的文化辨识度和精神内核——它不仅仅是一家酒企,更是诗酒文化的当代诠释者与复兴者。

可以说,在文化层面上,诗春秋拥有了一个穿越周期的独特灵魂。

后记

诗春秋的孤勇,是在行业周期来临之际,选择从零开始创造一个品牌。这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

看似勇气,却源于一个对市场无比清晰的判断:没有品牌,就没有定价权,没有话语权,甚至缺乏穿越周期的韧性。诗春秋试图成为一个能被记忆、被选择、被传承的品牌。

“只要有人存在,就会有消费,而且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品牌,新的时代必然有新的品牌。”何昕说,“老的品牌已经难以固化,没办法去适应现在的需要”。

诗春秋的创立虽艰难,而这也让他们看到,它的孤勇,它的逆流而上,其实是精准的战略图一。

它没有存在巨头林立的白酒红海中硬碰硬,而是凭借清醒的认知,去开辟一条专注于价值提供、文化共鸣和圈层服务的蓝海航道。

当许多人因寒意而收缩时,能看见并走上这条新路,这已不是单纯的胆识,而是洞察本质的清醒。

“啤气”进击战:啤酒巨头“冒泡”,汽水厂牌“上头”

■甘雅婷

啤酒的“流水线”上,微味汽水与琥珀色的啤酒并肩灌装;便利冰柜里,新品气泡酒紧挨着传统啤酒,2025年,啤酒和汽水边界正在熟悉场景中悄然融合。

“啤气”,无疑是2025年酒饮行业突围的关键词。它不仅意味着啤酒企业向汽水领域的进军,也涵盖了饮料品牌向酒饮的试探,共同指向一场打破品类壁垒的融合竞赛。

据中国酒业协会啤酒分会数据,2025年前9个月啤酒企业实现产量3095.25万千升,销售收入达1517.48亿元,同比增长0.82%。

高端化仍是行业增长的核心引擎。自2017年行业开启高端化转型以来,8元—10元价格带已成各大酒企必争之地。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4年,主要酒企的净利润实现大幅度增长,主要归因于高端化战略为啤酒产业带来新增长点。

但在高端化这条主赛道之外,“啤汽融合”亦成为传统啤酒企开辟增长曲线的重要选择。这一跨界现象已悄然融入日常生活消费场景:在重庆的火锅店内,消费者坐于可能同时摆放着本地重庆啤酒与同属酒企旗下的天山鲜果庄园微味汽水;而在北京的年轻聚会中,元气森林的气泡水旁,也可能出现其新推出的“浪”9度气泡酒。

一场以“啤气”为名的行业融合与无界竞争,正在上演。

战场转移

2025年的饮品江湖,传统界限正变得模糊。头部啤酒企业集中推出汽水产品,成为行业转型典型。

燕京啤酒于去年3月正式推出“信斯特汽水”,含微味、果味、荔枝味三款口味,标志着啤“啤酒+饮料”组合策略进入实质性阶段。该产品上市首月即进入超过5万家终端门店,在河北、河南、湖北等多个省份启动销售。

战美的核心是“渠道复用”。燕京啤酒生产中心总经理见方少甫曾向媒体解释,利用啤酒成熟的渠道,在火锅店、烧烤店等场景,采取“啤酒主销、汽水补充”的策略进行渗透。这套组合拳成效显著,2025年

尽管学界对尹吉甫生平尚有讨论,但在泸州的文脉记忆和民间叙事里,他的形象始终与这片土地紧密相连。泸州当地人,更将其视为泸州酒城的古圣先贤,又或其诗酒文化的重要精神源头。

诗春秋的名字,扣合《诗经》与《春秋》。《诗经》,华夏第一部诗歌总集,被儒家奉为经典,是“四书五经”之一。其作者大多难以考证,也有传说是由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辑。

比较明确的,是《诗经·大雅》收录的《丞民》(《高》《韩》《王》)。四篇皆被《诗经》注者毛亨、毛萁认为是“尹吉甫美宣王”。更确定的是,《丞民》末尾署名“丞甫作颂,穆如清风”,故尹吉甫有“中华诗祖”之称。

在白酒品牌陷入年份、窖池、工艺的同质化表达时,诗春秋凭借先天优势,自然而然将品牌与中华文明源头之一,《诗经》,与“中华诗祖”尹吉甫深度绑定。

“泸州”不仅是酒城,更应该是中华诗酒之“城”。在何昕看来,溯源《诗经》,奠定尹吉甫之名,不是对历史的浅层附会,而是将品牌根系深植于中华文化的沃土之中,以此赋予诗春秋独一無二的文化辨识度和精神内核——它不仅仅是一家酒企,更是诗酒文化的当代诠释者与复兴者。

可以说,在文化层面上,诗春秋拥有了一个穿越周期的独特灵魂。

后记

诗春秋的孤勇,是在行业周期来临之际,选择从零开始创造一个品牌。这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

看似勇气,却源于一个对市场无比清晰的判断:没有品牌,就没有定价权,没有话语权,甚至缺乏穿越周期的韧性。诗春秋试图成为一个能被记忆、被选择、被传承的品牌。

“只要有人存在,就会有消费,而且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品牌,新的时代必然有新的品牌。”何昕说,“老的品牌已经难以固化,没办法去适应现在的需要”。

诗春秋的创立虽艰难,而这也让他们看到,它的孤勇,它的逆流而上,其实是精准的战略图一。

它没有存在巨头林立的白酒红海中硬碰硬,而是凭借清醒的认知,去开辟一条专注于价值提供、文化共鸣和圈层服务的蓝海航道。

当许多人因寒意而收缩时,能看见并走上这条新路,这已不是单纯的胆识,而是洞察本质的清醒。



燕京啤酒半年报显示,燕京啤酒的饮料业务收入同比激增98.69%,达到8301.5万元,成为财报中一抹亮眼的增长点。

对于啤酒企业而言,跨界汽水的底层逻辑并无冲突。啤酒与汽水在生产设备、供应链、尤其是终端渠道上高度协同,将一瓶新汽水铺进已合作的数十万家餐饮门店,远胜成本极低,但带来的增量收入却可能非常可观。

更深层的动机是对抗性行业周期性和满足全时段需求。啤酒消费有鲜明的季节性和场景性,而汽水则是全季节的饮品。“啤酒+汽水”的组合,能平滑业绩波动,更能让消费者在“不想喝酒”或“不能喝酒”的时候,依然选择同一家公司提供的产品,从而提升单客价值。

燕京啤酒在推广汽水时,就明确将其定位为“佐餐伴侣”,目的正是延长消费周期。据公司2024年报,燕京啤酒非啤酒业务外收入达8.2亿元,同比增长22%,其中酸梅汤产品通过“啤酒+饮料”组合销售,带动订单客单价提升15%。

饮料企业做酒,则是另一套打法。它们押注的品牌延伸与场景破圈。元气森林凭借“0糖、0脂、0卡”的健康标签和网红形象,在年轻消费者中建立了强大信任。将这种信任感延伸至低度酒,试图在消费者心中完成从“解渴提神”到“愉悦放松”的心智跨越,其挑战在于如何让让消费者接受一个“做饮料的”也能做好酒。

无论战局如何演变,一个无界竞争的新时代已然开启。未来的胜手,或许不再是谁能更懂啤酒或造汽水,而是谁能更高效地整合供应链,更精准地触达消费者,将短期流量转化为跨越品类、长期品牌认同,并构建难以复制的系统性能力。

因此,饮料企业的“反向”跨界,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品类延伸来拓展消费场景与品牌价值,主要依托的是其既有的市场洞察和产品创新能力。然而,这条路径的挑战明显多于啤酒企业的“顺向”跨界。在中国,低度酒市场本身仍处于消费者培育和品牌洗牌阶段,格局未定,这

与啤酒巨头依赖强大线下渠道的“重资产”打法不同,元气森林们的跨界,更倚重品牌号召力和对年轻消费者的深刻洞察,试图以创新的营销手段切入市场。

因此,饮料企业的“反向”跨界,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品类延伸来拓展消费场景与品牌价值,主要依托的是其既有的市场洞察和产品创新能力。然而,这条路径的挑战明显多于啤酒企业的“顺向”跨界。在中国,低度酒市场本身仍处于消费者培育和品牌洗牌阶段,格局未定,这

与啤酒巨头依赖强大线下渠道的“重资产”打法不同,元气森林们的跨界,更倚重品牌号召力和对年轻消费者的深刻洞察,试图以创新的营销手段切入市场。

因此,饮料企业的“反向”跨界,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品类延伸来拓展消费场景与品牌价值,主要依托的是其既有的市场洞察和产品创新能力。然而,这条路径的挑战明显多于啤酒企业的“顺向”跨界。在中国,低度酒市场本身仍处于消费者培育和品牌洗牌阶段,格局未定,这

与啤酒巨头依赖强大线下渠道的“重资产”打法不同,元气森林们的跨界,更倚重品牌号召力和对年轻消费者的深刻洞察,试图以创新的营销手段切入市场。

因此,饮料企业的“反向”跨界,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品类延伸来拓展消费场景与品牌价值,主要依托的是其既有的市场洞察和产品创新能力。然而,这条路径的挑战明显多于啤酒企业的“顺向”跨界。在中国,低度酒市场本身仍处于消费者培育和品牌洗牌阶段,格局未定,这

与啤酒巨头依赖强大线下渠道的“重资产”打法不同,元气森林们的跨界,更倚重品牌号召力和对年轻消费者的深刻洞察,试图以创新的营销手段切入市场。

因此,饮料企业的“反向”跨界,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品类延伸来拓展消费场景与品牌价值,主要依托的是其既有的市场洞察和产品创新能力。然而,这条路径的挑战明显多于啤酒企业的“顺向”跨界。在中国,低度酒市场本身仍处于消费者培育和品牌洗牌阶段,格局未定,这

与啤酒巨头依赖强大线下渠道的“重资产”打法不同,元气森林们的跨界,更倚重品牌号召力和对年轻消费者的深刻洞察,试图以创新的营销手段切入市场。

因此,饮料企业的“反向”跨界,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品类延伸来拓展消费场景与品牌价值,主要依托的是其既有的市场洞察和产品创新能力。然而,这条路径的挑战明显多于啤酒企业的“顺向”跨界。在中国,低度酒市场本身仍处于消费者培育和品牌洗牌阶段,格局未定,这

与啤酒巨头依赖强大线下渠道的“重资产”打法不同,元气森林们的跨界,更倚重品牌号召力和对年轻消费者的深刻洞察,试图以创新的营销手段切入市场。

因此,饮料企业的“反向”跨界,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品类延伸来拓展消费场景与品牌价值,主要依托的是其既有的市场洞察和产品创新能力。然而,这条路径的挑战明显多于啤酒企业的“顺向”跨界。在中国,低度酒市场本身仍处于消费者培育和品牌洗牌阶段,格局未定,这

与啤酒巨头依赖强大线下渠道的“重资产”打法不同,元气森林们的跨界,更倚重品牌号召力和对年轻消费者的深刻洞察,试图以创新的营销手段切入市场。

因此,饮料企业的“反向”跨界,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品类延伸来拓展消费场景与品牌价值,主要依托的是其既有的市场洞察和产品创新能力。然而,这条路径的挑战明显多于啤酒企业的“顺向”跨界。在中国,低度酒市场本身仍处于消费者培育和品牌洗牌阶段,格局未定,这

与啤酒巨头依赖强大线下渠道的“重资产”打法不同,元气森林们的跨界,更倚重品牌号召力和对年轻消费者的深刻洞察,试图以创新的营销手段切入市场。

因此,饮料企业的“反向”跨界,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品类延伸来拓展消费场景与品牌价值,主要依托的是其既有的市场洞察和产品创新能力。然而,这条路径的挑战明显多于啤酒企业的“顺向”跨界。在中国,低度酒市场本身仍处于消费者培育和品牌洗牌阶段,格局未定,这

与啤酒巨头依赖强大线下渠道的“重资产”打法不同,元气森林们的跨界,更倚重品牌号召力和对年轻消费者的深刻洞察,试图以创新的营销手段切入市场。

因此,饮料企业的“反向”跨界,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品类延伸来拓展消费场景与品牌价值,主要依托的是其既有的市场洞察和产品创新能力。然而,这条路径的挑战明显多于啤酒企业的“顺向”跨界。在中国,低度酒市场本身仍处于消费者培育和品牌洗牌阶段,格局未定,这

与啤酒巨头依赖强大线下渠道的“重资产”打法不同,元气森林们的跨界,更倚重品牌号召力和对年轻消费者的深刻洞察,试图以创新的营销手段切入市场。

因此,饮料企业的“反向”跨界,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品类延伸来拓展消费场景与品牌价值,主要依托的是其既有的市场洞察和产品创新能力。然而,这条路径的挑战明显多于啤酒企业的“顺向”跨界。在中国,低度酒市场本身仍处于消费者培育和品牌洗牌阶段,格局未定,这

与啤酒巨头依赖强大线下渠道的“重资产”打法不同,元气森林们的跨界,更倚重品牌号召力和对年轻消费者的深刻洞察,试图以创新的营销手段切入市场。

因此,饮料企业的“反向”跨界,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品类延伸来拓展消费场景与品牌价值,主要依托的是其既有的市场洞察和产品创新能力。然而,这条路径的挑战明显多于啤酒企业的“顺向”跨界。在中国,低度酒市场本身仍处于消费者培育和品牌洗牌阶段,格局未定,这

与啤酒巨头依赖强大线下渠道的“重资产”打法不同,元气森林们的跨界,更倚重品牌号召力和对年轻消费者的深刻洞察,试图以创新的营销手段切入市场。

因此,饮料企业的“反向”跨界,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品类延伸来拓展消费场景与品牌价值,主要依托的是其既有的市场洞察和产品创新能力。然而,这条路径的挑战明显多于啤酒企业的“顺向”跨界。在中国,低度酒市场本身仍处于消费者培育和品牌洗牌阶段,格局未定,这

与啤酒巨头依赖强大线下渠道的“重资产”打法不同,元气森林们的跨界,更倚重品牌号召力和对年轻消费者的深刻洞察,试图以创新的营销手段切入市场。

因此,饮料企业的“反向”跨界,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品类延伸来拓展消费场景与品牌价值,主要依托的是其既有的市场洞察和产品创新能力。然而,这条路径的挑战明显多于啤酒企业的“顺向”跨界。在中国,低度酒市场本身仍处于消费者培育和品牌洗牌阶段,格局未定,这

与啤酒巨头依赖强大线下渠道的“重资产”打法不同,元气森林们的跨界,更倚重品牌号召力和对年轻消费者的深刻洞察,试图以创新的营销手段切入市场。

因此,饮料企业的“反向”跨界,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品类延伸来拓展消费场景与品牌价值,主要依托的是其既有的市场洞察和产品创新能力。然而,这条路径的挑战明显多于啤酒企业的“顺向”跨界。在中国,低度酒市场本身仍处于消费者培育和品牌洗牌阶段,格局未定,这

与啤酒巨头依赖强大线下渠道的“重资产”打法不同,元气森林们的跨界,更倚重品牌号召力和对年轻消费者的深刻洞察,试图以创新的营销手段切入市场。

因此,饮料企业的“反向”跨界,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品类延伸来拓展消费场景与品牌价值,主要依托的是其既有的市场洞察和产品创新能力。然而,这条路径的挑战明显多于啤酒企业的“顺向”跨界。在中国,低度酒市场本身仍处于消费者培育和品牌洗牌阶段,格局未定,这

与啤酒巨头依赖强大线下渠道的“重资产”打法不同,元气森林们的跨界,更倚重品牌号召力和对年轻消费者的深刻洞察,试图以创新的营销手段切入市场。

因此,饮料企业的“反向”跨界,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品类延伸来拓展消费场景与品牌价值,主要依托的是其既有的市场洞察和产品创新能力。然而,这条路径的挑战明显多于啤酒企业的“顺向”跨界。在中国,低度酒市场本身仍处于消费者培育和品牌洗牌阶段,格局未定,这

与啤酒巨头依赖强大线下渠道的“重资产”打法不同,元气森林们的跨界,更倚重品牌号召力和对年轻消费者的深刻洞察,试图以创新的营销手段切入市场。

因此,饮料企业的“反向”跨界,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品类延伸来拓展消费场景与品牌价值,主要依托的是其既有的市场洞察和产品创新能力。然而,这条路径的挑战明显多于啤酒企业的“顺向”跨界。在中国,低度酒市场本身仍处于消费者培育和品牌洗牌阶段,格局未定,这

与啤酒巨头依赖强大线下渠道的“重资产”打法不同,元气森林们的跨界,更倚重品牌号召力和对年轻消费者的深刻洞察,试图以创新的营销手段切入市场。

因此,饮料企业的“反向”跨界,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品类延伸来拓展消费场景与品牌价值,主要依托的是其既有的市场洞察和产品创新能力。然而,这条路径的挑战明显多于啤酒企业的“顺向”跨界。在中国,低度酒市场本身仍处于消费者培育和品牌洗牌阶段,格局未定,这

与啤酒巨头依赖强大线下渠道的“重资产”打法不同,元气森林们的跨界,更倚重品牌号召力和对年轻消费者的深刻洞察,试图以创新的营销手段切入市场。

因此,饮料企业的“反向”跨界,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品类延伸来拓展消费场景与品牌价值,主要依托的是其既有的市场洞察和产品创新能力。然而,这条路径的挑战明显多于啤酒企业的“顺向”跨界。在中国,低度酒市场本身仍处于消费者培育和品牌洗牌阶段,格局未定,这

与啤酒巨头依赖强大线下渠道的“重资产”打法不同,元气森林们的跨界,更倚重品牌号召力和对年轻消费者的深刻洞察,试图以创新的营销手段切入市场。

因此,饮料企业的“反向”跨界,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品类延伸来拓展消费场景与品牌价值,主要依托的是其既有的市场洞察和产品创新能力。然而,这条路径的挑战明显多于啤酒企业的“顺向”跨界。在中国,低度酒市场本身仍处于消费者培育和品牌洗牌阶段,格局未定,这

与啤酒巨头依赖强大线下渠道的“重资产”打法不同,元气森林们的跨界,更倚重品牌号召力和对年轻消费者的深刻洞察,试图以创新的营销手段切入市场。

因此,饮料企业的“反向”跨界,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品类延伸来拓展消费场景与品牌价值,主要依托的是其既有的市场洞察和产品创新能力。然而,这条路径的挑战明显多于啤酒企业的“顺向”跨界。在中国,低度酒市场本身仍处于消费者培育和品牌洗牌阶段,格局未定,这

与啤酒巨头依赖强大线下渠道的“重资产”打法不同,元气森林们的跨界,更倚重品牌号召力和对年轻消费者的深刻洞察,试图以创新的营销手段切入市场。

因此,饮料企业的“反向”跨界,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品类延伸来拓展消费场景与品牌价值,主要依托的是其既有的市场洞察和产品创新能力。然而,这条路径的挑战明显多于啤酒企业的“顺向”跨界。在中国,低度酒市场本身仍处于消费者培育和品牌洗牌阶段,格局未定,这

与啤酒巨头依赖强大线下渠道的“重资产”打法不同,元气森林们的跨界,更倚重品牌号召力和对年轻消费者的深刻洞察,试图以创新的营销手段切入市场。

因此,饮料企业的“反向”跨界,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品类延伸来拓展消费场景与品牌价值,主要依托的是其既有的市场洞察和产品创新能力。然而,这条路径的挑战明显多于啤酒企业的“顺向”跨界。在中国,低度酒市场本身仍处于消费者培育和品牌洗牌阶段,格局未定,这

与啤酒巨头依赖强大线下渠道的“重资产”打法不同,元气森林们的跨界,更倚重品牌号召力和对年轻消费者的深刻洞察,试图以创新的营销手段切入市场。

因此,饮料企业的“反向”跨界,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品类延伸来拓展消费场景与品牌价值,主要依托的是其既有的市场洞察和产品创新能力。然而,这条路径的挑战明显多于啤酒企业的“顺向”跨界。在中国,低度酒市场本身仍处于消费者培育和品牌洗牌阶段,格局未定,这

与啤酒巨头依赖强大线下渠道的“重资产”打法不同,元气森林们的跨界,更倚重品牌号召力和对年轻消费者的深刻洞察,试图以创新的营销手段切入市场。

因此,饮料企业的“反向”跨界,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品类延伸来拓展消费场景与品牌价值,主要依托的是其既有的市场洞察和产品创新能力。然而,这条路径的挑战明显多于啤酒企业的“顺向”跨界。在中国,低度酒市场本身仍处于消费者培育和品牌洗牌阶段,格局未定,这

与啤酒巨头依赖强大线下渠道的“重资产”打法不同,元气森林们的跨界,更倚重品牌号召力和对年轻消费者的深刻洞察,试图以创新的营销手段切入市场。

因此,饮料企业的“反向”跨界,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品类延伸来拓展消费场景与品牌价值,主要依托的是其既有的市场洞察和产品创新能力。然而,这条路径的挑战明显多于啤酒企业的“顺向”跨界。在中国,低度酒市场本身仍处于消费者培育和品牌洗牌阶段,格局未定,这

与啤酒巨头依赖强大线下渠道的“重资产”打法不同,元气森林们的跨界,更倚重品牌号召力和对年轻消费者的深刻洞察,试图以创新的营销手段切入市场。

因此,饮料企业的“反向”跨界,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品类延伸来拓展消费场景与品牌价值,主要依托的是其既有的市场洞察和产品创新能力。然而,这条路径的挑战明显多于啤酒企业的“顺向”跨界。在中国,低度酒市场本身仍处于消费者培育和品牌洗牌阶段,格局未定,这

与啤酒巨头依赖强大线下渠道的“重资产”打法不同,元气森林们的跨界,更倚重品牌号召力和对年轻消费者的深刻洞察,试图以创新的营销手段切入市场。

因此,饮料企业的“反向”跨界,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品类延伸来拓展消费场景与品牌价值,主要依托的是其既有的市场洞察和产品创新能力。然而,这条路径的挑战明显多于啤酒企业的“顺向”跨界。在中国,低度酒市场本身仍处于消费者培育和品牌洗牌阶段,格局未定,这

与啤酒巨头依赖强大线下渠道的“重资产”打法不同,元气森林们的跨界,更倚重品牌号召力和对年轻消费者的深刻洞察,试图以创新的营销手段切入市场。

因此,饮料企业的“反向”跨界,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品类延伸来拓展消费场景与品牌价值,主要依托的是其既有的市场洞察和产品创新能力。然而,这条路径的挑战明显多于啤酒企业的“顺向”跨界。在中国,低度酒市场本身仍处于消费者培育和品牌洗牌阶段,格局未定,这

与啤酒巨头依赖强大线下渠道的“重资产”打法不同,元气森林们的跨界,更倚重品牌号召力和对年轻消费者的深刻洞察,试图以创新的营销手段切入市场。

因此,饮料企业的“反向”跨界,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品类延伸来拓展消费场景与品牌价值,主要依托的是其既有的市场洞察和产品创新能力。然而,这条路径的挑战明显多于啤酒企业的“顺向”跨界。在中国,低度酒市场本身仍处于消费者培育和品牌洗牌阶段,格局未定,这

与啤酒巨头依赖强大线下渠道的“重资产”打法不同,元气森林们的跨界,更倚重品牌号召力和对年轻消费者的深刻洞察,试图以创新的营销手段切入市场。

因此,饮料企业的“反向”跨界,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品类延伸来拓展消费场景与品牌价值,主要依托的是其既有的市场洞察和产品创新能力。然而,这条路径的挑战明显多于啤酒企业的“顺向”跨界。在中国,低度酒市场本身仍处于消费者培育和品牌洗牌阶段,格局未定,这

与啤酒巨头依赖强大线下渠道的“重资产”打法不同,元气森林们的跨界,更倚重品牌号召力和对年轻消费者的深刻洞察,试图以创新的营销手段切入市场。

因此,饮料企业的“反向”跨界,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品类延伸来拓展消费场景与品牌价值,主要依托的是其既有的市场洞察和产品创新能力。然而,这条路径的挑战明显多于啤酒企业的“顺向”跨界。在中国,低度酒市场本身仍处于消费者培育和品牌洗牌阶段,格局未定,这

与啤酒巨头依赖强大线下渠道的“重资产”打法不同,元气森林们的跨界,更倚重品牌号召力和对年轻消费者的深刻洞察,试图以创新的营销手段切入市场。

因此,饮料企业的“反向”跨界,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品类延伸来拓展消费场景与品牌价值,主要依托的是其既有的市场洞察和产品创新能力。然而,这条路径的挑战明显多于啤酒企业的“顺向”跨界。在中国,低度酒市场本身仍处于消费者培育和品牌洗牌阶段,格局未定,这

与啤酒巨头依赖强大线下渠道的“重资产”打法不同,元气森林们的跨界,更倚重品牌号召力和对年轻消费者的深刻洞察,试图以创新的营销手段切入市场。

因此,饮料企业的“反向”跨界,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品类延伸来拓展消费场景与品牌价值,主要依托的是其既有的市场洞察和产品创新能力。然而,这条路径的挑战明显多于啤酒企业的“顺向”跨界。在中国,低度酒市场本身仍处于消费者培育和品牌洗牌阶段,格局未定,这

与啤酒巨头依赖强大线下渠道的“重资产”打法不同,元气森林们的跨界,更倚重品牌号召力和对年轻消费者的深刻洞察,试图以创新的营销手段切入市场。

因此,饮料企业的“反向”跨界,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品类延伸来拓展消费场景与品牌价值,主要依托的是其既有的市场洞察和产品创新能力。然而,这条路径的挑战明显多于啤酒企业的“顺向”跨界。在中国,低度酒市场本身仍处于消费者培育和品牌洗牌阶段,格局未定,这

与啤酒巨头依赖强大线下渠道的“重资产”打法不同,元气森林们的跨界,更倚重品牌号召力和对年轻消费者的深刻洞察,试图以创新的营销手段切入市场。

因此,饮料企业的“反向”跨界,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品类延伸来拓展消费场景与品牌价值,主要依托的是其既有的市场洞察和产品创新能力。然而,这条路径的挑战明显多于啤酒企业的“顺向”跨界。在中国,低度酒市场本身仍处于消费者培育和品牌洗牌阶段,格局未定,这

与啤酒巨头依赖强大线下渠道的“重资产”打法不同,元气森林们的跨界,更倚重品牌号召力和对年轻消费者的深刻洞察,试图以创新的营销手段切入市场。

因此,饮料企业的“反向”跨界,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品类延伸来拓展消费场景与品牌价值,主要依托的是其既有的市场洞察和产品创新能力。然而,这条路径的挑战明显多于啤酒企业的“顺向”跨界。在中国,低度酒市场本身仍处于消费者培育和品牌洗牌阶段,格局未定,这

与啤酒巨头依赖强大线下渠道的“重资产”打法不同,元气森林们的跨界,更倚重品牌号召力和对年轻消费者的深刻洞察,试图以创新的营销手段切入市场。

因此,饮料企业的“反向”跨界,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品类延伸来拓展消费场景与品牌价值,主要依托的是其既有的市场洞察和产品创新能力。然而,这条路径的挑战明显多于啤酒企业的“顺向”跨界。在中国,低度酒市场本身仍处于消费者培育和品牌洗牌阶段,格局未定,这

与啤酒巨头依赖强大线下渠道的“重资产”打法不同,元气森林们的跨界,更倚重品牌号召力和对年轻消费者的深刻洞察,试图以创新的营销手段切入市场。

因此,饮料企业的“反向”跨界,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品类延伸来拓展消费场景与品牌价值,主要依托的是其既有的市场洞察和产品创新能力。然而,这条路径的挑战明显多于啤酒企业的“顺向”跨界。在中国,低度酒市场本身仍处于消费者培育和品牌洗牌阶段,格局未定,这

与啤酒巨头依赖强大线下渠道的“重资产”打法不同,元气森林们的跨界,更倚重品牌号召力和对年轻消费者的深刻洞察,试图以创新的营销手段切入市场。

因此,饮料企业的“反向”跨界,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品类延伸来拓展消费场景与品牌价值,主要依托的是其既有的市场洞察和产品创新能力。然而,这条路径的挑战明显多于啤酒企业的“顺向”跨界。在中国,低度酒市场本身仍处于消费者培育和品牌洗牌阶段,格局未定,这

与啤酒巨头依赖强大线下渠道的“重资产”打法不同,元气森林们的跨界,更倚重品牌号召力和对年轻消费者的深刻洞察,试图以创新的营销手段切入市场。

因此,饮料企业的“反向”跨界,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品类延伸来拓展消费场景与品牌价值,主要依托的是其既有的市场洞察和产品创新能力。然而,这条路径的挑战明显多于啤酒企业的“顺向”跨界。在中国,低度酒市场本身仍处于消费者培育和品牌洗牌阶段,格局未定,这

与啤酒巨头依赖强大线下渠道的“重资产”打法不同,元气森林们的跨界,更倚重品牌号召力和对年轻消费者的深刻洞察,试图以创新的营销手段切入市场。

因此,饮料企业的“反向”跨界,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品类延伸来拓展消费场景与品牌价值,主要依托的是其既有的市场洞察和产品创新能力。然而,这条路径的挑战明显多于啤酒企业的“顺向”跨界。在中国,低度酒市场本身仍处于消费者培育和品牌洗牌阶段,格局未定,这

与啤酒巨头依赖强大线下渠道的“重资产”打法不同,元气森林们的跨界,更倚重品牌号召力和对年轻消费者的深刻洞察,试图以创新的营销手段切入市场。

因此,饮料企业的“反向”跨界,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品类延伸来拓展消费场景与品牌价值,主要依托的是其既有的市场洞察和产品创新能力。然而,这条路径的挑战明显多于啤酒企业的“顺向”跨界。在中国,低度酒市场本身仍处于消费者培育和品牌洗牌阶段,格局未定,这

与啤酒巨头依赖强大线下渠道的“重资产”打法不同,元气森林们的跨界,更倚重品牌号召力和对年轻消费者的深刻洞察,试图以创新的营销手段切入市场。

因此,饮料企业的“反向”跨界,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品类延伸来拓展消费场景与品牌价值,主要依托的是其既有的市场洞察和产品创新能力。然而,这条路径的挑战明显多于啤酒企业的“顺向”跨界。在中国,低度酒市场本身仍处于消费者培育和品牌洗牌阶段,格局未定,这

与啤酒巨头依赖强大线下渠道的“重资产”打法不同,元气森林们的跨界,更倚重品牌号召力和对年轻消费者的深刻洞察,试图以创新的营销手段切入市场。

因此,饮料企业的“反向”跨界,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品类延伸来拓展消费场景与品牌价值,主要依托的是其既有的市场洞察和产品创新能力。然而,这条路径的挑战明显多于啤酒企业的“顺向”跨界。在中国,低度酒市场本身仍处于消费者培育和品牌洗牌阶段,格局未定,这

与啤酒巨头依赖强大线下渠道的“重资产”打法不同,元气森林们的跨界,更倚重品牌号召力和对年轻消费者的深刻洞察,试图以创新的营销手段切入市场。

因此,饮料企业的“反向”跨界,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品类延伸来拓展消费场景与品牌价值,主要依托的是其既有的市场洞察和产品创新能力。然而,这条路径的挑战明显多于啤酒企业的“顺向”跨界。在中国,低度酒市场本身仍处于消费者培育和品牌洗牌阶段,格局未定,这

与啤酒巨头依赖强大线下渠道的“重资产”打法不同,元气森林们的跨界,更倚重品牌号召力和对年轻消费者的深刻洞察,试图以创新的营销手段切入市场。

因此,饮料企业的“反向”跨界,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品类延伸来拓展消费场景与品牌价值,主要依托的是其既有的市场洞察和产品创新能力。然而,这条路径的挑战明显多于啤酒企业的“顺向”跨界。在中国,低度酒市场本身仍处于消费者培育和品牌洗牌阶段,格局未定,